



深秋下雪中的莫高窟。 孫志軍攝

# 目錄

## 推薦序

- 012 敦煌學的傳承 | 樊錦詩  
016 敦煌的文化使者 | 王旭東  
020 緣繫敦煌與佛學 | 李焯芬  
023 佛學與美學 | Yakupitiyage Karunadasa

## 推薦言

- 028 星雲大師 寬運法師 李美賢 廣興 鄧偉雄 駱湛才

## 自序

- 032 從佛教圖像之美 明佛教哲理之智

## 情繫敦煌 | 散文篇

- 038 絲路上的博物館——敦煌石窟的前世今生  
051 世界文明時間囊——超越時空的文化交融  
061 千年一覺敦煌夢——敦煌寶藏遺失與重逢  
074 敦煌無處不飛天——敦煌飛天的形象巡禮

- 088 諸佛無上大師吼——佛教藝術中的獅子像  
100 結夏安居佛歡喜——莫高窟禪修圖像啟示  
112 觀音觀相觀自心——敦煌的觀音菩薩圖像  
129 最後成佛的地藏——敦煌地藏圖像的初探  
145 藥師琉璃光如來——敦煌初唐的藥師經變  
158 饒公的緣繫敦煌——饒教授的敦煌學貢獻  
175 饒公白描觀音像——饒公筆下觀音藏禪機

## 夢迴敦煌 | 參學篇

- 192 渡於天地山水間——世外佛洲炳靈寺石窟  
205 流星雨下的敦煌——敦煌參學團有感·上  
215 一日千年的巡禮——敦煌參學團有感·中  
226 只緣身在娑婆中——敦煌參學團有感·下  
238 剎那千年  
240 崖壁上的千佛國  
241 再度重逢於敦煌

- 244 跋——真理的導賞員  
248 主要參考資料

## 自序

雖說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」。<sup>1</sup>佛法在哪裏？佛法遍滿虛空之中。佛教圖像本身亦是無言說法。然後人的根器各有不一，不是每個人都能觀見佛法遍滿虛空之中，或能體會佛教圖像在無言說法。

如何從佛教圖像之美，了解佛教的哲理智慧？佛教圖像有啟發及啟動的作用。對一般人來說，佛菩薩像的平和慈容，寧靜與安詳，起碼能令觀者煩擾的心平靜下來，令人心靈頓然舒泰，從容下來，而且把這份恬靜放在心裏，將這份淡雅用在

自己的生活當中，過平和愉快的日子。對學佛的人來說，則有更深的意義。佛菩薩像沉定的氣質，優雅的線條，刻畫着佛菩薩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。我們深觀因緣，知道法相莊嚴是果，功德圓滿是因。佛教藝術有「見賢思齊」的作用。透過觀賞佛菩薩像，與佛菩薩接心。觀賞佛菩薩像時，我們會觀想憶念起佛菩薩歷劫萬行、六度四攝等的修行。這視覺享受，從眼根而入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所得的內心淨化、心靈滿足和頭腦革新，思絮頓然明朗清晰。

欣賞佛教圖像應持甚麼態度？觀相而不着相。《金剛經》載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」<sup>2</sup>佛陀在世以口述傳法，弟子諦聽。佛陀入滅，弟子把佛陀教育結集成經卷流傳，後有佛像出現。工匠運用線條和顏色把佛菩薩相好莊嚴表現出來。讓我們透過觀賞佛菩薩像，憶念起老師的教誨，知道要把握時機，當下精進。口傳、文字及圖像的表達，皆為傳法。有些人歡喜耳聞，有些喜歡讀誦或抄寫，有些人覺得與法相的視覺接觸更直達心靈。

《刻指月錄發願偈》中記：「還願眾生覺悟，修行不迷正路，聊憑標月指頭，正見雲開月露。」<sup>3</sup>一畫一經典。除了可

1 (宋)蘇東坡：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；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似人。」

2 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八冊，號 0235·0749a23，CBETA 漢文大藏經，[http://tripitaka.cbeta.org/T08n0235\\_001](http://tripitaka.cbeta.org/T08n0235_001)（瀏覽日期：2021年5月17日）。

3 《刻指月錄發願偈》，《指月錄》卷一，《續藏》第八十三冊，號 1578B·0397b03，CBETA 漢文大藏經，[http://tripitaka.cbeta.org/X83n1578\\_001](http://tripitaka.cbeta.org/X83n1578_001)（瀏覽日期：2021年5月17日）。

從藝術風格、緣起、歷史、時代背景、民族特色等各方面作介紹，眼觀壁畫，口言佛理；手指介紹，不為解畫，不僅是教人如何欣賞佛教圖像，而是指引出一條讓大家一起邁向覺悟成佛的菩提大路。佛教圖像有指引及接引的作用。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」，觀音菩薩有三十三個化身，我們可以學習化作為佛教藝術導賞員，自己學懂欣賞莊嚴的佛教藝術，同時透過為他人導賞佛教藝術，一起觀想佛國淨土的純淨和莊嚴，接引大家走向真、善、美的人生。

對我而言，敦煌有四重的美。一、風光的美：敦煌的氣候及地理環境，形成一幅幅渾然天成的美麗畫面，細滑純淨的沙丘，描繪了簡單明朗線條，與蔚藍的大片天空長年互相依存和呼應，令參訪的都市人如我，頓然撫平內心煩躁，感到世界回歸平靜，那時是視覺上與大自然融和的美、天人合一的美。二、石窟的美：敦煌石窟內含四至十四世紀的壁畫、塑像及出土文物，內容豐富多彩，脆弱而珍貴，異常絕美，舉世無雙，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寶藏，人類文明的遺美。三、智慧的美：石窟內的壁畫所表達主要以佛教哲理為主，表達無上甚深微妙之法，生命的真相，璀璨智慧的光芒，有助參觀者提升精神境界，彰顯敦煌石窟所表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和價值。四、精神的美：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從常書鴻先生至今天研究院內的全人，都有着無私奉獻的情操，甘願為保護敦煌石窟而犧牲，這份無私奉獻的無我的精神，充滿了人性的善美，觸動及

牽引香港敦煌之友的成立，讓大家可以一起參與對敦煌石窟文化的守護，一同推動人間僅存的善美。

究竟是敦煌石窟佛教圖像的美，牽引了內心潛在的佛性，或因內心的善，而見敦煌的美？「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，五蘊悉從生，無法而不造。……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。」<sup>4</sup> 學佛參禪，無非為尋求正知正見、無上智慧、自在無礙。敦煌石窟內的佛教圖像，由最初的個人修行，發展至大型禮拜及弘揚佛法的活動，敦煌石窟，這千年千佛寺，在在皆呈現着人間佛教的光彩，為娑婆世界留下了一方淨土，讓生生世世在人間徘徊的你我，保留着覺悟成佛的珍貴線索，讓我們一再考察、思量、實踐，至究竟涅槃。

4 〈昇夜摩天宮品〉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十九，《大正藏》第十冊，號 0279，0102a09，CBETA 漢文大藏經，[https://tripitaka.cbeta.org/T10n0279\\_019](https://tripitaka.cbeta.org/T10n0279_019)（瀏覽日期：2021年5月17日）。



## 敦煌無處不飛天—— 敦煌飛天的形象巡禮

敦煌飛天從早期的形體健碩、樸拙可愛，至北魏時吸收了飛仙的形象特色，變得清秀瀟灑。至唐代建立起具本土特色的飛天，只憑藉飛舞的彩帶，能任意乘風飛翔，神情嫵雅，奔騰自如。

佛教沿絲路入華，飛天也同時起程，飛越巍巍崑崙、劃過重重沙漠，飄至敦煌；並穿越前秦、涼、魏、隋、唐、吐蕃、西夏、元代千年時光，各現姿態，皆飄逸清麗，展現於我們眼前。

飛天，是敦煌藝術的標誌。乘車臨達敦煌市中心，已能遠遠見到一尊高大的反彈琵琶飛天塑像；在莫高窟大門入口，有兩尊大型白塑飛天映入眼簾。莫高窟有 738 個洞窟，幾乎每個洞窟的壁畫上皆繪有飛天。「飛天」，是何等眾生？在甚麼場合我們能見到飛天？牠們是男或女？有何象徵和功能？對我們有何啟發？

### 飛舞虛空中

「飛天」指飛於空中，以歌舞、香花等供養諸佛菩薩之天人，源自古印度吠陀時代神話中的天國樂師乾闥婆（梵語：



山奇大塔刻上佛陀的象徵物，上方有飛天。(2013)

Gandharva) 和緊那羅（梵語：Kinnara），早在《梨俱吠陀》中已提及。<sup>1</sup> 乾闥婆是天國樂師，追逐香氣為食，本身就會散發香氣。男性緊那羅擅長音樂，女性緊那羅美麗動人、擅長舞蹈。在佛教中，「飛天」屬於天龍八部之一。<sup>2</sup>

在藝術形象中，飛天始見於古印度佛塔，如巴爾胡特（Bhārhut）、山奇（Sāñchi）等早期佛教雕刻中，以半人半鳥、或長有翅膀的飛天在佛陀象徵物如菩提樹、佛塔、法輪、佛足印等上方飛翔，奉獻花環供養。飛天多雕於本尊的上方，以示飛翔於虛空之中。巴米揚（Bamiyan）及中亞地區的壁畫中均有同樣的早期飛天造型。

### 梵音和雅聲

佛教透過絲路東傳，與漢文化融匯，這可見於敦煌莫高窟

早期石窟，如建於西魏的第 285 窟和第 249 窟。當時漢人將佛教思想中化生淨土的天界眾生稱為「天」，而把空中飛行的天神稱為「飛天」。至於本土道教，認為人的靈魂不死，能羽化升天，稱為「飛仙」。所以在這兩窟中，我們同時可見化生淨土的「童子飛天」，也可見道教得道升天的「羽人飛天」，是佛、道交融的見證，在同一天空中漫遊，和而不同。

「飛天」一詞，最早記載於北魏（386—534）楊衒之所撰《洛陽伽藍記》：「飛行空中之天人。」那是印度歌神乾闥婆與樂神緊那羅的合體，又因為祂能散發香氣，故又稱香音神。此二神在佛經中被列入天龍八部之一，是以歌舞香花等供養諸佛菩薩之天人。<sup>3</sup>



左：北魏（386—534）飛天，位於莫高窟第 257 窟，斜抱琵琶的飛天樂伎結合中原審美觀及西域繪畫風格，臉上部分顏色褪去，如一「小」字，故稱「小字臉」。  
 上：西魏（535—557）飛天，位於莫高窟第 285 窟，呈漢風的「秀骨清相」。圖：敦煌研究院

《大智度論》卷十記載「乾闥婆王至佛所彈琴讚佛，三千世界皆為震動」，又寫「是捷闥婆是諸天伎人，隨逐諸天，其心柔軟，福德力小減諸天」<sup>4</sup>，又如《經律異相》卷四記：「飛天伎樂鈴鍾歌詠。身帶衣服。妙香芬苾。千百萬眾送于山野。莊嚴處所。」<sup>5</sup> 飛天是佛教中歡樂吉祥的象徵。後來成為侍奉及供養佛陀的使者，專責司音樂、散花和禮拜之職。每當佛陀講經說法時，皆飛舞空中，散花奏樂。

### 此音只得天上有

佛教音樂稱作「梵唄」，是十供養之一。「梵唄」這種「此音只得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」的和雅曲調，是讚歎諸佛菩薩的無量清淨功德。梵唄也是淨土的方便教化工具，《佛說阿彌陀經》中云：「彼佛國土，常作天樂……是諸眾鳥，晝夜六時，出和雅音……微風吹動，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，聞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」<sup>6</sup> 可知在淨土世界裏的梵音，都在傳達佛陀的教法，令人產生欣喜，趨向善法。

《大智度論》中亦云：「菩薩欲淨佛土，應求好音，國中眾生聞好音聲，其心柔軟，心柔軟故，受化較易。」<sup>7</sup> 在佛經裏，天人出現的場合多半是在諸佛成道、誓願或說法時，天人飛來隨喜讚歎，並以花、香、音樂和舞蹈來供養大眾。



西千佛洞第7窟西壁的伎樂飛天畫稿，可見兩個飛天，一彈箏篋，一彈琵琶。線條粗獷有力，由此圖可見當時畫工的創作過程。圖：敦煌研究院，孫志軍攝

如來成佛時，無量天人在虛空中，以天華、天旃檀香等散在佛身上，以讚歎如來成道的功德。此外，佛經形容在淨土世界裏，常有天女散花和薰發天香。天界諸神如果需要音樂時，伎樂天神會立即飛往其處演奏梵唄。如《大日經義釋》中所言：「一一歌詠，皆是真言；一一舞戲，無非實印。」<sup>8</sup> 梵唄是佛門的方便法之一，以接引眾生走向學佛正途。

## 無處不飛天

在敦煌不可勝數的壁畫中，為數最多的形象就是飛天。而且，一般初訪敦煌的人，對敦煌藝術最深刻的不是佛菩薩像，更不是題材豐富的經變圖及其背後深奧的佛教哲理，而是形象多變且無處不在的飛天。窟內從四壁到窟頂，可謂「無壁不飛天」。莫高窟南區近五百個石窟中，接近三百個石窟有飛天的蹤影，數量約有四千多身。身形最小的有五厘米高，最大的有兩米半高，敦煌石窟以莫高窟為主，加上其他組合如榆林窟、西千佛洞、東千佛洞，堪稱漢傳飛天薈萃之地。

飛天可說是印度、西域及中原三地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多重文化藝術形象，後更發展出本土獨有的飛天，而「敦煌飛天」更成為專用名詞。牠們不長翅膀、不生羽毛，不依靠彩雲，主要憑藉自身飄曳的衣裙、飛舞的彩帶而凌空翱翔。所以，敦煌飛天表現的不單是豐富多彩的姿態，同時也展現出融和後的獨立自主精神。

## 飄然轉旋回雪輕

敦煌飛天造型於不同朝代，有着不同演變。莫高窟的飛天，從莫高窟初創時期的佛傳、本生故事的壁畫中已出現，多繪於佛陀像的上方虛空中，以表示對釋迦牟尼佛說法行善的禮讚和歌頌，以侍從、護法的形象出現。敦煌壁畫中的飛天，以



位置、造型或職能等特色而命名。如以位置而別：藻井飛天、人字坡飛天、龕頂及龕外飛天、背光飛天、法會飛天和環窟飛天等；論造型可分為童子飛天、美女飛天、裸體飛天、雙飛天和六臂飛天等；論職能則分為禮拜飛天、供養飛天、散花飛天和歌舞飛天等。

早期的敦煌飛天，如北涼莫高第 275 窟及北魏莫高第 254 窟的飛天都有健碩的體形，身體扭動成如英文「V」字形，造型雖線條較粗和簡單，卻古樸雅拙，憨厚可愛。繪畫技法用西域傳來的凹凸疊染法，歷經歲月後，臉上表面部份顏色褪去，只剩高光位置可見，形狀一如「小」字，現代人為方便故稱「小字臉」。西魏的飛天造型受中原「秀骨清像」風格流行的影響，飛天形象也變得清秀瀟灑，如莫高第 285 窟中的飛天，造型清秀，飄帶飛揚富動感。隋代飛天形象生動豐富，充滿活力。如莫高第 427 窟，四面壁畫加上頂部藻井共有飛天 108 身，此起彼伏的朝着前方飛行。祂們大多赤裸着上身，佩長飄帶。祂們像潛水或漂浮在雲端，手持蓮花，演奏樂器，描繪活潑而富有朝氣。

唐代佛教百花齊放，禪淨雙修，石窟多繪淨土三經內容，畫中象徵着西方極樂世界的蔚藍天空成了飛天翱翔的領域，祂們有腳踏彩雲，徐徐降落；也有昂首揮臂，如在汪海潛游；有手捧鮮花，衝上雲霄。莫高初唐第 322 窟南壁的兩對雙飛天，造型流暢自然，極具動態。莫高盛唐第 320 窟的飛天造型優美，衣着華麗，散花如雨，相對追逐，前後呼應。又如莫高盛唐第 217 窟北



左上：為西夏（1036—1227）彈箏的飛天，位於榆林窟第 10 窟，優雅考究。  
 右上：初唐（618—704）飛天，正彈着敦煌壁畫特有的小胡蘆琴，位於莫高窟第 322 窟。  
 下：盛唐（705—781）飛天位於莫高窟第 217 窟，為穿越樓閣的飛天。  
 圖：敦煌研究院



壁的飛天穿梭於樓閣之間，衣冠楚楚配上長帶飄飄，天空中各種樂器不鼓自鳴，引人入勝。

唐代盛世，各方面都百花齊放，飛天造型亦然。透過多種動作如升騰、伸屈、俯仰和翻騰等動態表現出人的體態美。由於造型比例適中，線條流暢，凸顯了天人的氣質，形態生動，多元化且富創意，令人目不暇給。唐詩中也屢見與盛唐壁畫中飛天相互呼應的描寫，如白居易（772—846）《霓裳羽衣歌》<sup>9</sup>中寫道：「飄然轉旋回雪輕，嫣然縱送游龍驚。小垂手後柳無力，斜曳裾時雲欲生。煙蛾斂略不勝態，風袖低昂如有情。」其後元代第3窟的飛天位於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的上方，乘祥雲旋風而至，體態健美而靈活，獨特而吸引。



榆林窟第15窟中唐（781—848年）彈鳳首彎琴的飛天。  
圖：敦煌研究院

## 圓滿菩薩道

敦煌飛天的繪製屬工筆畫範疇，古人用「春蠶吐絲」和「行雲流水」來比喻勾線技巧，稱為「遊絲描」，可見畫工的精緻和靈活。在這因緣下而生的飛天，更為絲綢古道吐出另一番璀璨異彩。飛天凌空飛舞的各種神態，令它們善良、靈巧美麗的個性，散發一種親和感。敦煌飛天的創造，充分發揮線描技藝和裝飾效果。畫師透過裝飾邊框來分割位置，題材處理多變而有序，佈局首尾呼應，形成疊合和交錯的美感。飛天穿梭於花團錦簇，雲氣繚繞中，予人一種天上人間的飄渺，令人頓生向善向上之心。



北周（557—581）時期的少女飛天，位於莫高窟第296窟窟頂北披。  
圖：敦煌研究院，孫志軍攝